

记一段真实的网恋故事

宝贝时常对悠悠说：“悠悠，哪天有钱了，俺买一卡车一卡车的糖回来，腻死你。”悠悠爱吃甜食，且保留着小孩子的天性，就是嘴馋。

那么晚了，宝贝还没下线。最近常常如此，一直在等候网上的小妖精悠悠。悠悠的网名叫“悠悠醉爱”。用宝贝的话来讲，这是个妖孽级的女子，总有一种魔力能令人欲罢不能地想去接近。

宝贝网名“开心宝贝”，这是个本该属于小女生的昵称。当初注册时想都没想就用上了，潜意识里宝贝是不开心的。

现实中，宝贝的生活，就是每天在流水线上组装配件，单调且乏味。工厂的生活已经两年了，还未能习惯，或是说还没能麻木吧。为了摆脱寂寞，宝贝迷上了论坛。大部分的闲暇时光里，除了发呆就是在论坛上发些歪诗抑或灌水。那里是宽阔的海洋，自从发现网络这一平台，宝贝就爱上了。

这是生活中的另一个天地，真实中混杂着各色虚拟，是个能让无数人同时发泄的地方。虚拟世界里，可以隐身，可以胡侃，还可以不顾身份地耍无赖。反正现实生活中没人能认出你来，也不怕难堪或者掉份。卸下种种伪装，大家争先展现着生活中隐藏的另一面，人的本性在此显露无遗。宝贝在网上找到了寄托，网络里的世界让他很是满意。悠悠的意外出现打破了这片宁静。

“悠悠的世界，来了悠悠的你，悠悠的，你我相遇。悠悠的醉，悠悠的爱，悠悠的恋……醉悠悠，爱悠悠，恨悠悠。”这是天涯论坛上悠悠醉爱的简介。宝贝当时被震惊了，这是其所见过的最是悠悠的简介了。

悠悠在一家餐厅当收银员。每天都有充足的时间上网聊天、玩游戏。

悠悠常说，“人，最大的幸福是找到自我。”她的作息时间一直没有定性，时而白班，时而中班，时而夜班。她说，自己过的是妓女般的生活，除了不卖身，没有别的不同——每天对着客人强颜欢笑，收钱时像侍女，迎客、送客就像坐台的小姐。这就是服务的真



谛！我们在这里得到他人的服务，就得在别处服务他人。因此妓女也是服务员，还是最敬业的服务员。大家都是为人民币服务，顾客是上帝，上帝是人民币。每个职业都值得尊敬，只要他敬业。

宝贝听完之后，惊为天人。对这位刚满十七岁，才来广州一年多的重庆女孩很是好奇。都说重庆的辣妹子很辣，果然悠悠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。

悠悠说自己的初恋是献给了网络，准确地说是献给了网络那边的某一个男子。

十五岁那年，悠悠偷偷离家出走。十五岁的青春期，悠悠已经出落成花季少女，水灵灵的一个。像老一辈人所说的那样——这些年改革开放，让这一代人过上了衣食充足的好日子。

悠悠的父母在上海打工，说是在制衣厂上班，每月都会按时给悠悠和奶奶寄来生活费。她一直和奶奶生活，从有记忆开始。父母一年到头在外省打工，有时是两三年才回来探望一次。说是平时太忙，过年时车费又太贵，来来回回的花费能让她和奶奶过上半年的舒坦日子。

小时候，悠悠对于“父母”这个概念很模糊，常常弄不明白“父

母”是做什么用的。邻居家的许多玩伴和她的境况差不多，也是从小没有父母在身边陪伴，甚至有些认不得父母是谁，听大人们讲那是离婚了没回来。悠悠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有没有离婚，奶奶总说他们工作太忙没能回来。奶奶教悠悠好好念书，等长大了就能自己去找父母了。

暑假的日子很难过。悠悠记得，上次妈妈回来是三年前，爸爸是在她过完十岁生日后离开了家，至今没回，也极少打电话回来。

“下车的旅客们请注意，请带好各自的行李，排好队等候下车！”广播里的女高音把沉思中的悠悠拉回了现实。

“喔，到啦！”悠悠自语。车票是上海的男网友寄来的，说是很想念悠悠，有机会想带她去爬东方明珠塔。这是悠悠的初恋，虽然嘴上不承认，心里却甜甜如蜜糖。

那个浑厚的声音，每当在耳边响起时，她总在想，这是怎样的上海男人？书上常说，上海的女人很精明，上海的男人很顾家。

上海是个好地方，悠悠从不怀疑。一直充满好奇，想来看看这是个怎么样的城市，能让那么多人抛妻弃子，义无反顾地一

住就是好几年。

青春的躁动令她有些不安，同时又暗自期待。“男朋友”、“异性”、“性”……这些字眼一直浮现脑海。这些知识老师没讲过，奶奶也不懂，对于远在另一方的父母，她更不敢提到这些，怕留下“坏孩子”的印象。这次过来之所以没让家人知道，是因为自己长大了。

那浑厚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是上海男人来接她了。

说到这里，悠悠低下了头，荧幕那边的她双手掩面。“这又何苦？”宝贝叹了口气，“别说啦，知道心里不好受，还说！”

悠悠抬起头对着视频呲了呲牙，立即打了一行字来，“小样，姐在给宝贝讲故事，宝贝乖乖哦，好好听着别打岔。”打完字，露出一脸轻松的笑容。

那次上海之行，悠悠没再提起。不过，宝贝自己也能猜出个大概，结局不外乎几种：

一.那个上海男人是个无赖，把人家上了之后拍拍屁股就走人了；

二.那人是个骗子，趁着老婆没在身边，骗骗纯情MM，见好就收；

三.那混蛋是个性无能，等和MM见了面，上了床，他却落荒而

逃了。

宝贝无比邪恶地腹诽，丝毫没有解恨的意思。望着悠悠人见皆怜的面容，宝贝此时内心充满愤怒，觉得这是不可饶恕的事情。

悠悠的声线非常柔美，犹如江南水乡里的涓涓细水，穿村过巷，流淌心田。认识悠悠之前，宝贝从没如此善于聆听过，更不会这样专注和主动。

悠悠的网上生活无迹可寻，有时半个月不见，有时一整天都能在网见着她的足迹。

她是个爱讲故事的人，宝贝总能在论坛的角落里边翻找到几篇她写的文章。真实，感人，这是宝贝对她文章的评价。宝贝有时会把她故事里的主人翁与悠悠相融合，很奇怪的想法，因为这样能显得更真切一些。她不拘一格的谈话方式总能出人意料地引起别人的共鸣，有时扣人心弦，有时引人入胜。她无疑是优秀的写手，虚拟与现实都能灵活运用，汇成一篇篇故事展现于世人。宝贝一直好奇，是怎样的环境促成悠悠的入世风格。那么多的故事，哪一个才是她的亲身经历，哪一个才是编造出来的？如此真实又多姿多彩，作为副版主的宝贝，自问没能讲得如此详细。故事里的事，似又不是，哪个是真，哪个是故事？

这个谜一样的女子用青春来谱写人生，把笑颜服务给大众，把情感寄托给网络，文字是其刀笔，刻在水晶杯里，当阳光照射时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即使短暂，也能灿烂整个心田。

悠悠说不相信未来，也不再相信爱情，永远有多远？无穷尽也！思念会淡，时光会埋葬一切尘埃。

宝贝想了想，发给悠悠一行文字：“等不到你来，轻叹声无奈；彼此的心田，相隔千里外；催促的梦断了弦，想时他不来，来时她不等，网络总是无奈！”

悠悠回了声“珍重”，相约每年的平安夜互相祝福，道个平安。

他们是在2005年的平安夜相遇、相识并相知。网络的便捷，让情感能通过电波走进千家万户。在这催情的时代里，总会有一方净土，留落在心田。



我该怎么办呢？我真的是受累不讨好，两面不是人。连我姐们都说我，说我从头儿就管得太多了，然后越管越一发不可收。我也知道，咱自家孩子也不是多么出色的那种，但也是好孩子，心性软着呢，看到小动物啥的都知道疼啊爱的。所以怎么可能对姑爷不好呢？而我家姑爷呢，又是个特别要强的个性，家是农村的，但本人挺

上进。能在城市立足，也是有本事的人。在出这件事之前，我对这孩子还是很认可的。尤其我家姑娘，我都看得出来，喜欢他喜欢得不行。所以我也拼命希望两个人在一起，甚至不惜拿出房子作为诱饵。

唉，应该算是诱饵吧。姑娘现在怨我，我就说你怨我什么呢？怨我对你太好了吗？怨这“可

离婚竟是因岳母插手婚姻

怜天下父母心”吗？我做这所有一切，还不都是为了你！其实我也明白，女婿他多半是为了在城市立足，才会和晓琳结婚。毕竟在天津买一套房子，也不是小数目。贷款的话，他们眼下的状况，应该也会很有压力吧。何况又有了孩子，自己父母那边又帮不上什么。而且他家这么穷，也不是每家天津人都愿意把姑娘嫁给他吧。所以一来二去，两个人就结婚了，也算是生米做成熟饭，我这颗心，才算是踏实了。万幸自己家还有套富余的房子。

但是我跟你讲，很多事，我还是看得太简单了。世界变化太快，我老了，真的有些跟不上时代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感情和婚姻，好像真的看得很儿戏。再怎么，孩子都有了，你说你怎么就不珍惜呢？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。其实国华出轨的对象

也是有家的。难道你们还真的想各自离婚再结婚不成吗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他是铁定了要跟我家姑娘离婚，孩子也随意，谁要都可以。连他父母都觉得他疯了，因为他们重男轻女，希望孩子能够跟着男方，可是国华说，无所谓，孩子跟着谁，流的都是他的血，这一点没有人能改变。你听完我这样说，是不是也觉得他相当冷血？

总之这件事好像已经无法挽回了。我去找他谈，姑娘求我说，妈你去找他，拦住他。结果呢？国华对我特别不尊重。说我们夫妻间的事，您老人家总是参与其间不合适吧。再怎么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他这样一说我真急了，我说臭小子你真是过河拆桥，现在翅膀还没硬，就不要老婆孩子了！你这样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可能因为我跟他急了，所以他后来跟晓琳吵，说什么好合好散不要搞得没法做人！晓琳回头又怪我多管闲事，抱着孩子在我跟前

哭，我说他都那样了，我没抽他个嘴巴都算便宜的，他做的是多么没脸的事，和别的有家的女人搅在一起，两个人都是小三！

别提了，这件事，整个一团糟，我想闹到国华单位去，晓琳不让。我说我求也求不得，闹也闹不得，难道就由着他去吗？你说我还能怎么办！晓琳说，妈你当初就不该管！从一开始，就不该参与！你看她说的这话，还是我闺女吗？如果我从开始就不参与，她上哪儿认识国华去！总之我这些日子气得血压一直180，我老伴儿说，算了吧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还是保住老命更重要。

我知道，老伴儿说得对，可是这句话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是真难啊。将来他们要是真的离了婚，晓琳还是得带着孩子回到我这里。我清静得了吗？所以其实我这边，气归气，还是希望他们小两口云消雾散好好的，毕竟，我不能替晓琳包办一辈子啊！